皇明疏鈔

刑獄二

遵舊制平刑獄疏　　劉濟

仰惟國家置三法司衙門專理刑獄一切大小罪犯刑部都察院主鞫問大理寺主評審鞫問者未嘗評審者雖屢駁不置必使情麗於法罪協其情而後已蓋於權姦不得以恩怨爲出入天子不得以喜怒爲重輕此我太祖高皇帝立國之初稽古定制所以平天下之刑使天下之人君子有所懐而守法小人有所警而遠罪萬世所當遵守而不可廢者也其後又有錦衣衛鎮撫司專理詔獄刑法特峻繫者

皆已非好生之意故中間因革不一然雖出當制之外其所職掌則止是推鞫取其招由奏行法司擬罪詳審如律然後奏　請發落其間或有冤抑刑部都察院必一體與之辯明大理寺必一體與之駁問此高皇之良法美意亦未嘗盡相悖也法久漸弊奸究乘之其極也至以　天子詔獄為權倖伸忿之所而三法司平刑衙門虛設不用其所得理者不過瑣遠[illegible][illegible]涉大紀綱者而已蓋至正德為甚於今思之良[illegible][illegible]已　陛下升潛盡革舊弊諸大奸惡悉下法司人心[illegible][illegible]其贊　英明邁來衛為私殺大乖初意法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惡多逸法以從輕鎮撫所獄辭在小

過益任情而加重舊制既從初政亦戾上虧　聖德
下咈羣心災變之來夫豈無自　臣等屢屢言之　陛
下不以為信然也近日劉寂之私討應付黃國用之
私出紙牌顏如瓌之私用違禁包袱與夫郭九皐張
守等之事前後株連羣囚　部獄臣等以為郭九皐
等實係趙紀所誣曾致三瀆　奏乞付法司辯明劉
寂黃國用顏如瓌之罪律有明條法所當舉　陛下
天性寬仁或者追念寂昔在廷因言得罪國用如瓌
俱係小失不必深求從而赦之未可知也不然則推
問既明照依定奏送法司施行如律擬罪而已是以
被逮以來不復為言既而忽蒙獨斷不令照例擬罪

寂則充軍矣如瓌則爲民矣國用則降遠方雜職矣
夫罪至於充軍爲民降遠方雜職亦大矣使其不應
是律所失固不爲小若其與律相合何不使法司明
白議擬昭示天下以爲懲戒而乃爲此曖昧不明之
舉哉且陳惠言寅仔等情詞相違俱係一干人犯彼
乃皆送法司而此獨煩　上裁其故何也傳之天下
必謂寂等之罪本不至此　陛下特過爲偏重爾不
然何緝訪於羅織之門鍛鍊於詔獄之手而又裁決
於　內降之旨哉李洪陳宣罪至殺人降級而已王
欽兄弟犯該姦黨亂政充軍而已以國用視洪宣以
劉寂視欽等奚啻天淵懸絕而　陛下嚴乃一律

之其何以示天下耶夫刑以輔治也刑而不平亦以致亂何者民心不服而怨讟生惡人無忌而姦宄興雖使堯舜在上皋夔在下亦將何以為之此其所係誠非細故臣等以言為職豈敢終甘緘默以負 國家任使伏望 陛下念 祖宗定制不可不守毋偏聽以害公毋獨斷以害民毋任情以害仁毋吝過以害正悉守定制以勵初心倘將近日 特旨發落過劉寂黃國用顏如環三臣俱送法司擬以律例應得罪名若其果係犯該充軍為民降調彼亦甘受無詞如有可原亦與分豁其郭九皋開明之日亦付法司擬審無勞 特旨以乖大體自茲以往凡獄皆欵則

刑法無不平　聖德無不廣而天下咸服矣

議處重罪以存　國法疏　劉濟

近該臣等具題犯人王欽兄弟誤蒙　寬貸以爲
陛下惑於請託之言故弛縱惡務爲姑息奉　欽依
王欽等該追贓銀都察院監禁二年之上如何不行
嚴限追併近已有旨饒死充軍了罷敬聆　睿旨仰
測　宸衷乃知欽等之罪不惟公論始終以爲當殺
而　陛下亦始終以爲當殺欽等之贓不惟公論始
終以爲當追而　陛下亦始終以爲當追但其寬貸
之由臣等則歸罪於權倖之請託　陛下則歸罪於
該院之延緩夫豈[illegible][illegible]欽天生奸端既違嚴限追之

之旨倡三分減一分之議該院之責夫豈能辭
陛下既已云然何不遂奮 乾剛追究欺弊孰爲延
緩孰爲請託各抵之法以大振綱紀懾伏羣姦而乃
隨以罷之一言知惡而不能誅知弊而不能革自古
有天下者之大患可不戒哉夫欽等負必誅之罪累
百萬之贓一死有餘辜而獲全免臣等連疏論奏 陛
下略不俯從臣等欲阿順不言則曠 祖宗之法欲
堅執前說則拂 陛下之意展轉思惟求一善術而
未得也竊意欽之兄弟罪應有差欽則原奉 聖旨
定擬極邊煙瘴地方充軍矣至如錦者固在不赦而
欽則尤爲首惡可同錦而并赦之乎大凡侵盜官物

雖微必償今各犯贜幾百萬俱是侵負鹽價國課所
關 陛下既減其死復免追贜既不爲 國家惜此
憲章復不爲 國家惜此財用滋亂長姦莫此爲甚
方今多事之秋公用浩繁內而戚畹營建第宅外而
四方賑濟饑荒供億不敷計臣莫措使得全追前贜
給散應用亦自所濟不少 陛下何不思及於此而
幡然改圖乃惑讒言以乖大計此臣等之所深惜也
故臣等議以爲欽兄弟之罪宜必誅首惡不可盡赦
欽兄弟之贜宜悉數追完不可少免如錦者既保首
領亦宜改發極邊煙瘴地方不得與之善地如此則
祖宗之法不至盡廢而姦宄之人從不至大横矣伏惟

天令　國法倂從衆議不勝幸甚臣等遵論平刑一示
遵旨覆讞然而言不容已冒死再陳忌之者必以爲沽
名詆之者必以爲好殺所恃寸心無愧上祈　陛下
之垂鑒全耳他亦何敢計哉

緝訪事宜疏　歐陽一敬

臣惟緝訪之設所以肅法紀究抑之防所以廣仁恩
代　皇上乾剛丕振而姦宄畏威法紀肅矣矜疑之
一經熱必審即罪入大辟往往姑緩其死仁恩溥矣
然節奉　詔旨申飭尤諄切於妄拏誣陷之禁及知
其冤而不爲辨理之例則緝訪一獄實　聖明所軫
念者一時廠衛法司諸臣孰不仰承　休德刑期無

究[illegible]武臣愚待罪該科猶不能無過計者切惟試定
一[illegible]之具備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重有據也緝訪則
止[illegible]風聞多涉曖昧即善聽者初無可據矧緝事員
役[illegible]厥衛衙門其勢易逞而又各類計所獲功次以
為[illegible]則憑其可逞之勢而邀其必獲之功枉入利
已[illegible]何所不至兼之鎮撫司徇衙門之私而嚴刑
[illegible]司非甚有執持者不免懷忌避之念而苟且
[illegible]同[illegible]獄之不能無冤固亦勢之所必至也是故
[illegible]憲之禁內外雖多而無辜被逮冤抑終[illegible]
不伊昔[illegible]亦多狀捕風捉影兵番每附會以[illegible]
[illegible]法考訊不子自威逼以強其認有真盜出首[illegible]

而故令多攀平民以備其數者有挌家褁爲姦詐
通同梶惡以證其事者有潛種圖書陷人於妖言之
律者有懷挾僞批坐人以假印之科者有姓名彷彿
拏汪羌民爲王民而荼毒以死者有親父訴稱孝子
而被拏誣作忤逆者有無辜籲天極口寃號於法司
之衛者有酷威所刼甘承寃擬願少須臾無死而不
旣復辯者且訪拏所及家貲一空甚至拜同室之人
而席捲以去故被訪之家謗稱爲剗言若剗刮無餘
也毒害摧憐之狀莫此爲甚語曰巨濤振壑川無停
鱗鷙飈拂野林無靜柯都城赤子毎驚蹐於是獄也
久矣我 皇上如天之仁無遠弗届詎忍使 棼藪

之下寧有是哉此臣所以感激愚衷不敢不冒爲申[illegible]之議也夫誣妄之禁嚴矣不爲辨理之例重矣繹請以請敕懸本京師之不可已者更將何以處之臣愚以爲上沸在去其薪捄弊必塞其源蓋廠衛之論列類奏不免徇情所屬每獲一犯即紀一功不問其獄之成否虛張勞勛不計其犯之重輕含糊題請條覽比擬即兵部勘覆亦不過查例陞授而功與罪之真僞皆非所與遂使市井厮養之流假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與凡無功欲冒有功之賞不免以無罪致之死罪[illegible]也箠楚之下亦何獄而不成哉合無今後緝[illegible]事係機密重情有干憲典者廠衛據實奏達

其情罪真偽隱微未經鞫審不得輙紀功次待法司
詳擬成獄之後方許紀功該法司仍逐起開造招由
節略送兵部備照每當類奏該部同廠衛會題仍
勅兵刑二部勘對明白請　旨陞賞其曾經緝拏而
未成獄者不得虛冒比擬有主與親屬人命及占產
詐財等項有對理者均乞嚴申禁諭無得一槩混拏
以滋騙詐之局如有獄未成而官校及鎮撫司考打
傷重或至死者許法司徑行叅治法司容隱扶同仍
聽該科糾叅重究如此則功必覈實而情涉誣妄者
不得以行其私訪必機密而事干常憲者不得以肆
其擾刑無非濫而平民橫遭羅織者不致畏避而妄

招庶幾刑清民服姦宄戢而寇郄之防亦慎矣邦畿千里維民所止　聖恩之所被及豈其纖哉要之禁詰姦細兵部之事也會題與廠衛同則冒濫之防是即所以禁姦問理獄囚刑部之事也查勘與兵部同則議功之慎固亦所以議獄彼此相須關係殊非細故伏乞　勅下該部詳議如有一得可採特賜允之施行今日刑獄中急務也臣愚不勝戰慄瞻望之至

請辯馮恩罪狀疏　王廷相

嘉靖十四年四月十七日該司禮監太監張欽傳奉
聖旨如今天氣暄熱兩法司并錦衣衛見監囚犯官罪無干的放了徒流以下并減等議審發落重囚情

可矜疑拜枷號的都寫來看欽此欽遵仰我 皇上
好生之德與天同體臣備員法司敢不祗承 休命
以奉宣德意乎臣於去冬會同吏部尚書汪鋐等奉
命審錄罪因審得刑部犯人馮恩犯該上言大臣德
政斬罪臣與鋐等以本犯罪狀與律不類情實可矜
擬以有詞再問伏蒙 聖旨依擬今已數月矣未見
刑部再問明白擬奏今者又奉 欽恤之命臣乃執
法之官若隱忍不言致使 皇上欽恤之仁不被於
下厥罪深重焉用執法為哉 臣伏覩 皇明祖訓有
云凡官員士庶人等敢有上書陳言大臣德政者務
鞫問情由明白處斷本註云如漢王莽為相操弄威

福平地以新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益封莽莽不受
吏民上書頌莽功德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
十二人遂至威權歸莽傾移漢祚　大明律條意亦
同此切惟　聖祖垂訓制律之意慮後世宰執奸邪
暗邀人心以危社稷故耳今馮恩所犯情狀揆之於
此實不相類何以言之尚書汪鋐掌都察院之日而
恩由按私妄劾及鋐轉陞吏部尚書恩之意以鋐必
害己[illegible]茲先爲論列以制鋐不敢發且波及一二輔臣
以示其非私劾鋐此以小人之心而量君子之腹者
也然[illegible]情狀誠爲可惡至於舉論尚書夏言王[illegible][illegible]
之[illegible]亦不過假藉言官論列之公以濟其害鋐之[illegible]

耳比諸稱頌王莽功德本不相類臣與鋐等擬以六詞再聞者此也伏乞 陛下矜憐之臣又聞之前輩有云我朝 祖宗以來有三美政皆前代所不及不與夷虜和親一也不使外戚與政二也不以論諫殺言官三也夫言官人主耳目也耳目聰明不致蒙蔽則人主洞燭奸邪萬里昭照社稷之福也故古聖王之於言官言善則行言不善則優容之所以廣聰明而鎮奸回也言官至於殺戮則臺諫之臣括囊惜命矣誰復敢犯危而言之夫姦邪無種乘便乃生使言官畏禍而緘默以自保此小人得志之秋也蒙蔽奪其聰明奸黨隱於肘腋人主孤立而無聞見豈不危哉

救　祖宗以來不殺言官大意以此伏惟　陛下聖
察之且馮恩狂妄小人殺亦不足惜但關係　朝廷
之大爲惜耳伏望　陛下再勅刑部擬辯律意與恩
所犯情罪果合與否再行具奏上　請定奪則　皇
上欽恤之仁不致遺漏而可矜之囚亦得以被更生
之澤矣臣不勝幸甚

禁刑獄之濫疏　　毛愷

臣等邇者屢覩在外各撫按官後先奏報災傷如畿
內吳楚之南北山之東西與夫雲中上谷之間率皆
水旱溢壞人田舍雨雹飛蝗彼此薦作地方被災處
至矣夫變不虛生災由人召仰惟　皇上恭儉仁

慈愛民勤政宜乎人安物阜時和歲豐今若此得非
大小臣工職守未盡有以致之也乎否則何其反常
若是也夫水旱雹蝗皆陰物也爲災廣重陰莫盛焉
求諸所致厥類雖多而刑獄乃其尤者蓋刑秉陰令
主肅殺臣等所職業在于是毋亦中外之獄容有積
濫不法如水之泛溢莫可隄防如蝗雹之害稼奪民
生命者乎夫漢廷遇災策免大吏律以漢法臣等誠
莫知罪之所逃矣謹以中外刑獄之濫者有六欵爲
我
皇上陳之竊惟大凡詞訟自下而上而越訴者
有罰非係正官而擅受者有罰今則有舍本縣而驀
告之州有舍本州而驀告之府有府縣未結而且驀

告之監司志在誣人紛然無忌又多私自詐諸縣之佐貳首領等官彼既利其易行此亦因以自利至於正官之好事者則或不審其情之輕重理之是非槩行准理遂使告訐之習相煽成風險健之夫終訟不止是曰濫詞虛誕之詞累人衆多本無辜而捏稱正犯非知見而指作證人蔓引枝牽動至數十各該問官秪宜摘取緊關數名聽審爲得至差人下逮盡數示遣隳突叫呼驚及雞狗束縛驅驟無異犬羊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槩然滿庭供明則被槩過半而詐欺凌虐無論[illegible]有司濫拘人犯到官審理宜速然或才性遲慢而[illegible][illegible]審或事務忙迫而未暇審則又不分人數多寡

事情重輕縣行寄[illegible]會寄鋪馬至於追贓之犯[illegible]
以斗粟貫鈔而久為拘繫有以家屬姻黨而幽令代
償忽漫因循動淹歲月被犯之人坐井觀天悲嘆抑
鬱被誣之家晨昏供給生理俱廢是曰濫禁從古訊
獄固未去刑然刑之即加自有所在故鞭朴秖以作
敎決罰不過臀腿固未嘗廣為非法之具而猛以用
之過體也今之用刑者異于是刑手則有桚子刑足
則有夾棍刑頭首則有腦箍甚至烙鐵灼體錫龍灌
身竹簽釘指燒酒澆鼻諸如此類備極慘毒身無完
膚因或就鍛其意以為不如是則不足以得其情而
服其辜即未必盡如臣等所言然如傷之視百不聞

一如草菅之視十常八九矣是曰濫刑獄之擬議貴在明允與其過求毋寧過恕故罪有情輕之疑殺有不經之失蓋一成莫易君子愼之也柰何今之司理好事吹求苛刻是務以深文巧詆爲能以哀矜勿喜爲拙故入夫罪則旋添情節以合律妄引夫例則摘去字句以從招甚至請託徇人通賄自鬻于以枉其是非之實又有不可勝言者由是知胥之夫稜踵于獄中茹寃之婦不止東海一人而已是曰濫擬獄有定議自宜查照發落間有以爲情重律輕罪外加譴或指修理或指備荒或指作興或指軍餉巧立名色重爲厚利遂使賣男鬻女散之四方破產蕩家委之

濤罄者往往而是是曰濫罰凡此六濫刑獄之蠹也
生之殃召災致沴大率因之倘蒙 皇上不以臣等
所言爲謬或於修省萬有一分之助伏乞 勅下臣
等遵將前弊嚴飭司屬及各南京法司幷各巡撫衙
門仍咨都察院轉行各該巡按御史一體痛爲禁革
夫大事二十日程中事十日程小事三日程而濫禁
者應以不及論刑猶兵也不得已而用之固今移欽
律例猶嚴爲之防而濫刑濫罰者應以貪酷論政出
多門議罪不當均干法紀者也而濫罰者掌印官以
罷輭論擅受與夫濫擬者俱以不謹論至夫濫拘一
節初犯次犯量爲戒飭其屢犯者還[illegible]以上數

者袪革濫弊似或宜然務在着實舉行亦有裨益庶幾從容刑措太和洋溢豈惟災沴不生將雨暘時若年稱大有矣弭災召祥固非一端此其最先者云臣等不勝惓惓待罪之至

禁酷刑以全民命疏　葛守禮

臣等竊惟我　國家稽古制律例爲刑其笞杖既有百十之數而大小杖又有圓徑分寸之等取其可以決膚而不欲其損骨也至於徒流各有等限亦不遠皆之遠之而已若夫罪大惡極衆所共棄之人[illegible]死然不遽置之法間以刑部評以大理覆[illegible]及至臨刑又三覆而五奏若不得已而後就刑焉其

兢兢乎視人命如此其重也此我 皇祖垂欽恤之
典即虞廷欲並生哉之意也我 皇上登極之初大
布 恩赦與民更生以至停刑有 旨熱審有貸此
其矜憫之仁即帝舜好生之德也顧我 皇上惻然
有憫念黎元之意而在外有司無以奉承 休德臣
切憾之如鞫審止宜隔別紙對多方詳究自可得情
即有決罰應用鞭朴令以為不足示威乃不論罪犯
輕重動用夾棍等刑剝皮碎骨慘不忍言有問一事
未竟而已斃一二命到任甫期年而拷死數十人者
輕視人命有若草菅其見諸章奏如汾州知州齊宗
堯三年致死五十人滎河知縣吳朝一年致死十七

人初聞甚駭措未有以重處也乃今遠近聞聲踵以成風殘民以逞在在有之是　皇上用之以牧民而彼自以屠民任之也且痛楚之下何事不成威劫之餘何求不得此囹圄所以多冤抑之人而貪饕所以滿溪壑之欲也小民何以堪命哉若不嚴加禁戒日甚一日則下激民變上干天和所繫非小也伏望

皇上特降嚴旨勅下臣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各處撫按官督同司府等衙門加意戒諭各該有司不許設置夾棍等項除刻刑具如有仍前濫用者即照非法用刑事例問以降級爲民中間有故勘故禁故入平人致死者依律問以抵死本管監司若姑息縱容

知爲人惜官而不知爲民惜命者酷官別有舉發監司責有所分如此則上下知警有司不得肆爲刑殺而小民得以爲生矣再照守令所以敢於酷刑者不知律例之故也律有故勘故禁故入抵死之條例有非刑降級爲民之戒各官素未講讀是以任意冥行全無忌憚夫既不以律自治而又安能治人查得
大明律講讀律令條下百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律意剖決事務每遇年終在內從都察院在外從分巡御史按察司官按治去處考校若不能講解律意者初犯罰俸錢一月再犯笞四十附過三犯於本衙門遞降叙用欽此則是於已仕各官皆令講明律意矣

乞　勅各該監司着實舉行其未仕知縣事進士各
衙門堂官督令人各熟讀講明仍不時考校務使通
曉其舉人監生待選於吏部者毎遇考選摘取律文
數條令其背錄本文解釋大義觀其通否分數以定
銓選次第則凡在官者皆能通律例之人既不敢以
自犯而於民之觸犯者可以按律而治刑罰清而百
姓那貪殘斂而天下無冤獄矣臣民幸甚

正　國法以銷禍本疏　　龐尚鵬

臣自為書生時讀嘉靖初年　欽明大獄錄前後翻
異者甚悉及詢諸海內士大夫乃知李午係山西
太原府五臺縣人本逆賊李越之姪初名福達因從

戍逃歸竄居陜西洛川縣倡白蓮教聚衆稱亂攻殺
長吏屠其城邑後餘黨盡滅惟午變姓名占籍該府
徐溝縣詐稱張寅納授太原左衛指揮使數被韓良
相等詰其罪悉賄緣脫免已而廵按山西監察御史
馬録捕治之午即大賂武定侯郭勛移書請託欲待
以不死録飛章劾勛黨逆賊執其手書及具午反狀
聞奉　欽依李午抵法郭勛着回話勛懼　先帝
怒禍且不測遂陰結貴近陽欺　朝廷流毒縉紳蔓
延天下如刑部尚書顏頤壽都察院左都御史聶賢
大理寺卿湯沐等皆讞議法司也或逮繫　詔獄或
禁錮終身給事中劉琦御史姚鳴鳳等皆抗疏言官

也或埋魂阡陌或委骨窮荒山西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珏都指揮馬豸等皆原問三司也或已遷官而行提於別省或已罷職而追捕於私家甚或以通書致問而稱爲朋黨以偶語立談而指爲訕謗其餘羅織成獄者通計部院各寺科道等官凡四十餘人衣冠之禍可謂烈矣逆賊李午與其親男李大仁李大禮等乃脫然於法網之外業有成案人不敢復言臣亦以事經數十年無從發其隱矣近巡歷山西三關至延綏訪得徐溝洛川二縣皆李午復讐之鄉也其之故老益知其詳復聞嘉靖四十五年四川妖賊蔡伯貫反逆就擒狀招以山西李同爲師即李午之孫

也傳習白蓮教自言爲大唐子孫當出世安民結謀倡亂煽惑人心隨該四川撫按移文山西捕李同下獄反覆按問佐驗甚明招稱李大仁李大禮皆號爲祖師查刊刻大獄錄姓名來歷一一相同則李午以妖術傳家世爲逆賊別無可疑令撫按衙門將李同等依律坐斬題奉

欽依聽秋後處決臣復行山西按察司取原發招由與大獄錄參對彼此互見不謀同符乃擊節歎曰天之所以誅逆賊信毫髮不爽能巧護於生前而不能撫詞於死後能苟免於其身而終不免禍於其子若孫如此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似亦足以示凶德之報矣然李午身爲叛賊殺長吏屠

城邑且縉紳之禍徧天下雖舉族誅夷人猶有遺憾乃得仍其官老死牖下豈天道乎今觀李同之獄而午之罪益彰法當剖棺磔其屍以正斧鉞之誅以洩神人之憤此千古一大斷案也李同以妖言稱伏罪當止其身若以李午之窮兇極惡盡法繩之即使闔門無噍類亦不為濫是在持法者權衡于其間臣何敢懸斷也午之罪誠不可勝誅矣若勛世受 國恩結知 明主乃黨逆賊陷縉紳而肩憾風霆蒙蔽日月使舉朝側目卷舌藏聲而樞要之人悉頤指氣使迎合其意權奸之可畏一至是哉萬一陰蓄異謀人人皆重足而立俛首聽命焉其為禍豈忍言哉正勛之

罪似當革其生前之爵貶為匹夫以示懲創誅權姦
於既往垂鑒戒於將來此正今日正人心銷禍本第
一議也至於大學士桂蕚張璁等時以三法司被逮
缺官奉　命典獄彼皆心膂大臣也一言悟主動若
轉圜乃觀望扶同竄易原案甘犯天下之清議而不
卹使　國是淆亂人心危懼載筆特書不免為　清
朝之玷禍端寖長誰任其辜似應追論前愆以明猶
直之責參之往牒察之輿情使罪坐所由無復他詞
矣先是獄既定　上以馬錄為首惡欲誅之賴蕚等
申救得改永遠充軍編發南丹衛錄之免死多其力
也或有所牽制不得自專云使當其時正色危言以

去就爭之必不至此苟以迎合徇時曲爲自全之地充是心也亦將何所不至哉再照大獄諸臣其一時忠讜之士其英風勁氣百折不回寧忤權臣而不敢忤

國法世之所謂狂流砥柱非耶今以姓名官階具載獄狀刻本見存允未經恤錄者乞通行擬議請自

上裁特加優異以廣天地生成之恩以伸忠良感慨之氣其於士風世教豈謂無小補哉或告臣曰往轍可鑒何用招尤臣謂天地有正氣宇宙有正人故天綱地維萬古不墜若依阿邪人埋沒正論縱使亂賊之徒得以苟容於後世天地且顛覆矣國家何賴焉天道有知亟當返正豈渠魁虐熖猶能爲厲於

銷滅之後耶 陛下素道嫉邪為萬世計倘不以臣言為大謬乞 勑該部覆議施行臣素抱剛腸嫉惡已甚故得諸見聞義難緘默惟 陛下聖明少垂矜察臣無任隕越祈望之至

河渠一

議疏黄河築決口疏

劉大夏

議得河南山東兩直隸地方西南高阜東北低下黄河大勢日漸東注究其下流俱妨運道雖該上源分殺終是勢力浩大較之漕渠數萬餘倍縱有隄防豈能容受若不早圖恐難善後其河南所決孫家口楊家口等處勢若建瓴皆無築塞之理欲於下流修治

緣水勢已逼尤難爲力惟看得山東河南與直隸大名府交界地方黃陵岡南北古隄十存七八賈魯舊河尚可泄水必須修整前項隄防築塞東注河口盡將河流疏道南去使下徐沛由淮入海水經州縣禦患隄防俱令隨處整理庶幾漕河可保無虞民患足爲有備仍於黃陵岡南北各造滚水石壩一條俱長三十四五丈中砌石塊每條擬長十四五里雖有小費可圖經久若黃陵岡等處隄防委任得人可以長遠仍照舊疏導汶水接濟運河萬一河流東決壩可以泄河流之漲隄可以禦河流之衝倘或夏秋水漲之時南邊石壩逼近上流河口船隻不便往來則於

貫魯河或雙河口徑達張秋壯上以免濟寧一帶閘河尤爲利便臣等仰知　皇上洞見黃河遷徙之害深爲國計民生之憂凡智力所及不敢不盡但欲興舉此等工役未免勞民傷財今山東等處荒歉之餘公私匱乏之人夫尚可起倩財用無從取辦况好逸惡勞者怨謗易興聽聲響影者議論難據如蒙乞　勅戶兵二部會同在廷羣臣從長議處斟酌前項工程於理應否興止倘以臣言可採則其事宜速舉其買辦木石等項銀兩應於何處取用匠作等項口糧該於何處支給或此外別有治河長策可以不費財力遂一處分明白定奪行令臣等遵守施行

興水利以充國賦疏　　吳巖

切惟　國家財賦多出於東南而東南財賦皆資於水利蓋水利不興則田疇不治五穀不登倉廩不實而國用不足矣其所關係誠非細故司民牧者豈可不加之意乎是故禹之治水也以四海為壑而盡力乎溝洫宋元以來諸儒以開江置閘治田為東南第一義有由然矣夫何近年以來東南地方川澤浸盈湖水泛溢加以夏秋霪雨浹旬山水橫發致將田疇淹沒廬舍漂淪以稻糧之域為魚鼈之區諸郡之民流離困苦殆不可勝言矣且饑饉頻仍虧損國課公私匱乏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揆厥所由蓋以下流淤

塞圍岸傾頹疏導不得其法董治不得其人所致耳

臣等備員該科於地方水利嘗悉心推究互相講求得其梗槩謹將東南水利之切要者四事曰疏濬下流曰修築圍岸曰經度財力曰隆重職任開坐上陳

伏望　皇上軫念東南為賦財所出之地墊溺頻仍之苦　勑下該部會同多官將臣等所奏開坐前件一一斟酌議處施行臣等不勝幸甚

一疏濬下流

臣嘗考之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太湖綿亘數百餘里受納天目諸山谿澗之水由三江以入於海是太湖者諸郡之水所豬而三江又太湖之所洩也禹貢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已若下流淤湮衆水

泛溢渰沒禾稼爲害匪輕爲今之計要在隨其源委相其利害酌量便宜爲之區處如白茅港七浦塘劉家河此蘇州東北洩水之大川如吳淞江大黃浦此蘇松南北交境與松江南境洩水之大川而吳淞之南北與白茅諸港又各有支渠引上流諸水以歸於其中而並入於海此所謂源委者也就其中論之蘇州之七浦塘劉家河松江之黃浦並皆深濶通利無阻惟白茅一港自弘治七年疏濬之後今二十五六年吳淞一江自天順間疏濬之後今六十有餘年聞之白茅入海之處潮沙壅積勢若丘阜吳淞雖名一江僅如溝洫潮田水落雖舟楫亦艱於行其旁渠港

亦多湮塞下流既壅上流曷歸加以霪霖能不泛溢此其利害之可見者也今能濬白茅一港使之通利如七浦劉家河則蘇州東北之水有所歸而不積矣濬吳淞一江使之通利如大黃浦則吳淞南北兩界之水有所歸而不積矣蘇松之水既各有所歸則引汲上源太湖之水不致壅溢而向來沮洳浸之土皆出而可耕矣如此水患消弭田無渰沒於民實便一修築圍岸臣嘗考之浙西之田高下不等隨其多寡各自成圍遠近相望吳越以來素稱膏腴宋儒范仲淹嘗論於朝曰江南圍田中有渠而外有閘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澇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澇不

及爲農美利雖然圍田全仗乎岸塍岸塍常利於修築修築堅完旱澇有備否則反是臣願自今以後每歲於農隙之時治農府州縣官督令田主佃戶各將圍岸取土修築水漲則尋增其裏水涸則仍築其外務令高闊堅固可通往來隨其旱澇而車戽出入如此則先事有備而田皆成熟矣　一經度財力臣惟欲興水利必資藉乎財力欲聚財力必取給乎民間其功程大者動以萬計小者亦不下千數若遇大小工程一槩不時科斂則未免府派之州縣州縣派之里甲里甲派之細民家至戶到騷動鄉村雖曰爲民興利然未見其利而先見其擾鮮不怨矣是以司其

事者惟恐怨讟易興事功難就因循廢弛職此之由
臣愚以為水利為田而興則財力亦必計田而出凡
有田之家不拘官民每田一畝科錢一文每田一頃
科錢百文至田萬頃則科錢百萬文以浙西諸郡軍
民田計不啻千萬頃所出之錢可以類推而知也若
然則不但積少成多抑且輕重易舉實為經久之計
又必於每歲秋收之時折收白銀徵解各府官庫收
貯仍將徵解過數目造冊水利官處備照遇有興修
聽候動支不許別官那移借貸倘工程浩大支用不
敷聽其於官庫無礙錢糧內動支輳用如再不敷會
計明白備由奏　請區處如此則費有所出而事易

集民不告勞而功易成矣　一隆重職任臣惟與修水利董其事者固在乎得人而當其任者必須手重職蓋不得其人則徒法不能以自行不重其職則事權不能以歸一其債事一也我　國朝永樂初年東南大水為災　太宗文皇帝簡命戶部尚書夏原吉特往踈治果能仰承　德意不負委任布衣徒步晝夜經營踈壅滯修隄防浚溝洫皆有成績民到于今頌之至弘治年間東南節有水患　孝宗敬皇帝命工部侍郎徐某總理其事某則急於成功肇自七年之冬訖於八年之春比時有司迎合其意惟圖目下事了止將近岸沙土略略挑濬堆放岸之兩旁一遇

雨水淋漓仍堋港內曾未幾時而白茅港等處素源諸水之襟喉者已皆湮塞下流不通水患如故邇年災荒未必不由於此道也自是以後水利官員裁革不一與修事宜因革靡定或行屯田捕盜僉事帶管或設工部郎中專管然位卑而權輕官民玩侮職業不舉無怪其然是以近該巡視浙江兼管南直隸徽州一帶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許某奏乞欲倣昔年運河故事特設通政一員專管江南水利誠為有見伏望　皇上勅下該部會同多官推舉年力精彊器識宏遠素有才望諳曉水利大臣一員兼以憲職重其事權前去蘇松等處地方專一督理虛心下問

盡力講求自源徂流一一按究大加濬治圖惟永久其中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悉聽從長便益處治不許各官攙越職掌阻撓行事又不必責成於數年之後務見其效方許不次超遷以旌其功以酬其勞如此則官有特設而人不玩責有所歸而功易成矣

定訂議以杜河患疏　徐恪

臣謹按地誌黃河舊在汴城北四十里東經虞城縣下達山東濟寧州洪武二十四年決武原縣黑羊山東經汴城北五里又南至項城縣入淮而故道遂淤正統十三年決於張秋之沙灣東流入海又決滎澤縣東經汴城歷睢陽自亳入淮景泰七年始塞沙灣

之決而張秋運道復完以後河勢南趨而沛城之新
河又洪弘治二年以來漸徙而壯又決金龍口等處
直趨張秋橫衝衛河長奔入海而沛城南之新河又
洪百餘年間遷徙數四千里之內散逸瀰漫似非人
力所能支持乃者上廑　聖衷軫念運道之阻艱生
民之魚鼈特　勅本院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前來修
理功雖略施力猶未竟不意伏流潰溢遂爾中止或
者以黃陵岡之塞口不合張秋之護堤復壞遂謂河
不可治運道不可復至有為海運之說者臣嘗歷考
史傳黃河之患古今有之而惟漢瓠子之決其患尤
甚其功尤難二十餘年塞之不效當時貴臣田蚡又

以封邑之私倡為不可塞之說厥後武帝躬勞萬乘臨決河沉璧馬禮神祇又令將軍以下親負薪土卒塞決口起築宣防河在武帝時不過為數郡之害雖不塞可也而武帝必塞之若夫今日之患關係運道之通塞尤事之不可已者烏可以噎而廢食哉且黃陵岡口不可塞者非終不可塞也顧以修築隄防之功多疏濬分殺之功少河身淺隘水無所容故其湍悍之勢不可遽回耳議者以滎澤縣孫家渡口舊河東經朱仙鎮下至項城縣南頓猶有涓涓之流計其淤淺之處僅二百餘里必須多役人夫疏濬深廣俾其由泗入淮以殺上流之勢又以黃陵岡賈魯舊河

南經曹縣梁進口下通歸德州丁家道口足以分殺
水勢訖能成功今觀梁進口以南則滔滔無阻以壯
則淤澱將平計其功力之施僅八十餘里今春雖嘗
用功未得竟力必須再役人夫疏濬深廣使之由徐
入淮以殺下流之勢水勢既殺則決口可塞運道可
完但既濬之後不能保其不復淤既塞之後不能保
其不復決論事者必從而訾其後故任事之臣未免
畏其首尾而不敢竟其策也以今觀之百年運道穩
於履陸一夫之牽挽過於六贏之驅馳一旦阻絶則
舍逸就勞出易入難民力必有大不堪者計其所費
比之今日之修河又不知其幾萬倍也況成大事者

不惜小費就遠圖者不計近功要之不可不先恤民也昔勝國時東南財賦俱由海運其於河道無甚相關及賈魯建治河之策內降中統鈔一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凡傭工物料衣糧醫藥賑濟之需皆賴以給故魯無區畫之費而河患以平今 國家漕運既由張秋比之勝國尤爲重要與此大役其得已乎但合用樁草鐵石扉帚等料并傭工口糧動以萬億所在倉庫既多虛空 內帑錢糧又難輕動如此大費將何取給若不早爲之處誠恐又似今年徒勞無益臣於去冬十二月嘗以治河五法缺一不可工料口糧皆當預備又以水勢不殺則決塞難成

決塞難成則運道有阻欲照景泰年間張秋決塞事
例借撥九江等處鈔關荊州等處抽分料銀各數萬
兩運發劉大夏收用歷懇具陳不為無據寥寥數月
未蒙議行今自五月以來水溢泛濫決口日深運道
日阻所幸水勢趨南十有七八萬一盡徙而北計將
安施雖已側聞 廷議未悉其詳臣每壯顧心竊憂
之雖在疏遠不敢自外所有愚見合再借陳伏望
皇上斷自 宸衷參以國是檢臣前奏早 賜裁處
如以迂遠不切時宜更乞深念 國計俯恤民艱但
係應起人夫今年稅糧不分河南山東直隸每名量
免二石以充口糧之需小民聞之必將感念 聖德

歌詠載途而趨事赴工無難色矣且役夫十萬日費
浩繁所免稅糧不過二十萬石率而成功實乃萬世
之利以今日天下之大國計之重何惜此二十萬之
稅不一慰安人心哉仍乞再 勅劉大夏專理其事
合用錢糧悉聽計處戶工二部力與贊襄俾凡樁草
等料得預為計 臣雖庸劣亦當仰體 聖意少竭心
思待今八月以後秋水稍落再行相度利害斟酌緩
急與劉大夏議處起倩人夫各從近便如孫家渡口
至南頓河道俱起倩河南開封等處人夫其黃陵岡
至梁進口河道俱起倩山東兗州府人夫各分工號
疏浚之 舊河務加深廣使能容受所謂樁草等料尤

宜多備如黃陵岡塞口人夫於開封大名二府均差起倩張秋塞口人夫於東昌等處起倩各刻期與工併力築塞官吏軍民中有負智能善抿塞者悉聽取用俾罄巧思並屈羣策用工人夫加意撫恤不亟不徐勿傷其力遇有疾病撥醫調治人心懽悅則用工必力毋計日月必求成功小有債敗毋輙沮挫誠以今日治河 國家大計事至難處功至難成其可易而視之哉

治河通運以濟國儲疏　胡世寧

臣聞河流遷徙不常自古為患歷考周漢至今未有能治久而不決之術國家救災卹民亦未有聽其決

而不治之理今之河流漲溢淹浸豐沛徐三州地方數年于茲矣去年以來復致運道阻塞夫此三處兩京南北衝要 國家咽喉之地也其民常歲爲國運道勞苦不息猶之咽喉之氣也今之被水逃亡過半猶之咽喉之氣有傷救之不可以不亟也 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運道少阻猶人噎噎之病爲飲食之阻救之尤不可以不亟也故今日之事開運道最急而治河次之然今運道之塞者河流致之也蓋使運道不假於河則亦易防其塞矣臣請先述治河之說而後言運道夫自古言河流者曰分則勢小合則勢大言河身者曰寬則勢緩狹則勢急大而急則[illegible]

治小而緩則易防理固然也其言治河者曰順其性則易過其性則難又曰不與水爭地此其大法也河自吐蕃發源派入中國漸納百川之歸而行萬數千里其勢之猛烈可知也其過孟津下至汴梁以東土疏易決故能為患然自宋以前多決而東北自宋以後漸決而東南其決於東南也入海路近所經為害猶小決於東北也入海路遠所經為害尤大然因決而分得以殺其勢者亦多矣河自經汴以來南分二道一出汴梁城西滎澤縣經中牟陳潁等州縣至壽州入淮一出汴梁城東祥符縣經陳留亳等州縣至懷遠縣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州經虹縣睢寧

至宿遷縣出其東分新舊五道一自長垣曹鄆等縣至陽穀出一自曹州雙河口至魚臺縣塌場口出一自儀封歸德等州縣至徐州小浮橋出一由沛縣之南飛雲橋出一在徐沛之中境山之北溜溝出是此新舊分流六道皆入漕河而總南入淮今閘皆塞矣而止存沛縣一道則所謂合則勢大而河身又狹不能納所以不得不泛溢橫溢豐沛二縣徐之半州漫而巨浸近又溢出沛縣之北漫入昭陽湖以致運道舊河流緩沙壅而漸致淤塞也或恐沙壅積久其地漸高水高趨下其勢必決而東東南有山限隔禍循小也决而東北則往年張秋之潰運道因之以竭前宋

澶州之決郡縣數十皆濯禍不可言也故今治河不得不因故道而分其勢其前出陽穀一道魚臺一道恐其決而東北斷不可開也其在汴西滎澤近開孫家渡至壽州一道決宜常濬以分其上流之勢不可使壅也乃若自汴東南原出懷遠宿遷二道及正東如徐州小浮橋濉溝二道各宜擇其利便者開濬一道以分其下流之勢或恐豐沛漫流久而壯徙欲修城武以南廢堤一帶至於豐單等縣黃德賀固楊明等處地方接至沛縣之北廟道口築堤一道以塞新決河口而防其北流此亦一計也此治河急患當急施功而開運道尤在所急也然今運道止塞沛縣以

壯三十餘里而不能遂開者雖人力不至亦由天時未利也方夏秋水溢其塞處半為流沙所壅使人撈沙水中為力甚難而沙隨水勢隨撈隨壅豈能成功或謂乘今冬初水退昭陽湖暫可通船之日預備工力截其上流乾其下土而併工挑築旬月可開矣或慮此挑沙開築終不能固來歲水漲或憂再塞不若趂冬水涸氷凍船阻不行之時照依南旺湖式樣就於昭陽湖中開河一帶兩面築堤以通運道比今塞舊道不增十里之遠來歲通漕與舊道二處隨便行舟此一策也或又慮河水入湖亦能帶沙致塞只如今昭陽南口金溝舊開處所漸入沙塞此其驗也臣

與尚書李承勛同行計議以為莫若於昭陽湖東滕沛魚臺鄒縣地方之中地名獨山新安社等處擇其土堅無石處所另開河一道南接留城北接沙河口二處舊河其間應開不過百十餘里更或隨勢利便各尋近道工力尤省其河新開深則各隨地勢闊則先止五六丈以通二舟之交行就取其土厚築兩岸以為湖之東隄阻防河流之漫山水之洩而隔出昭陽湖在外以為河流漫散之區所謂不與水爭地也來冬冰結船止之時更加濬闊以為運道仍於彼處立一夫廠量撥山東州縣人夫接遞以暫寬豐沛之民而消息咽喉之氣此其上策也其開築之處有

癈民田民居則宜補給閒田和除糧稅而量措與開
荒遷徙之力可也但其地之高下土之堅鬆勢之難
易臣等不能親歷試驗未敢執定爲是乞　勅總督
河道都御史一面料集工力一面親驗可行趂令興
役開濬此河或此河難開則止開豐沛縣舊河及前
擬湖中近河二道兼使放舟以防一道之塞運道既
開而後以次相度河勢順其性而分導其流則大決
可免矣臣等又慮山東河南幷直隸江北之民連年
水旱災傷勞苦特甚豈可復興此役乞　勅戶部計
議從權於兩淮兩浙召商額外多賣鹽引令其買補
空鹽煎餘鹽照常販賣急可得銀數十萬兩以雇役近

河貧民并備應用器物與此大役則亦宋范仲淹浙西救荒之術也昔唐中葉疆土分占日促田賦所入甚少而養軍多費專賴劉晏理財亦惟與此鹽利況我

國家全藉食鹽生齒數倍於昔而鹽課舊額有限民間所食皆私鹽也今取而歸官河成之後以資邊餉實為大利且鹽既官賣民間私鹽漸少而巡邏之役可減鹽徒意外之慮可無又弭大患豈不當為然以為難者第恐勢要狥私之徒乘之以占利庸俗泥常之人因之以起謗大臣持循保名不為國計者又不肯於是而擔當必賴

聖明革此三弊而後可行也至於挑土之器工役之流亦宜量募江浙衢嚴

二府之人百十用之其人取土一工勝如壯人數十工之力是宜給其路費厚其傭值使樂應募來必漸多又從壯人漸次放之亦以後治田勸農之利也 臣愚又念豐沛南壯一帶近河州縣之民近年十分困苦 朝廷宜加十分愛惜伏望 聖恩垂念以後進貢等項船隻計可停止者暫爲停止可減省者量爲減省其南京工部該派器物 內府應用者或令原解州縣倒批徑解或令該部委官自解不必經由南京監局以致多造器皿裝盛因而多撥船隻裝載又因而多用人夫牽送其士夫往來船隻倚勢多索人夫者乞嚴加禁治淇河道驛遞夫役照前管河郎中

兼理稽考撫按官不時巡察綷治庶使衝要之民得以安養休息而　國家南壯咽喉之地不致阻塞矣近該少卿黃綰奏乞修復海運以備不虞其為國遠憂甚忠然聞其事勢甚難不得已而思其次則聞
國初漕運自淮達河由陽武起岸百十餘里陸運至衛河復下船至京又聞泌水至武陟縣紅荆口分流一道六十里通衛河近年始塞是河流因泌可以通衛也後當國家閒暇之時亦宜差官踏勘如紅荆口舊河可開則開舊河不開則於陽武上下相度地勢相應處所離岸十數里開掘一道壯通衛河歲撥江南相應衛分糧船百十隻於彼轉運習慣以備徐沛

之北會通河一處之塞此亦一計也

興水利以救民患疏　　汪鋐

臣照得各處地方水旱相仍五穀不登人民饑窘而陜西一省連年亢旱尤為狼狽兼以祖宗所立鹽法廢革不行惟狥餘鹽之弊政畫壞飛輓之良規以致各邊糧草缺乏人馬俱困撫臣往往請給內帑至屢聖慮屢遣大臣或督理賑濟或經畫邊儲臣仰見皇上軫念元元之心保固疆圉之計固無所不用其極矣但天下之事圖之必於其要而治之貴得其本遵復祖宗鹽法之舊使天下商人爭先踴躍趨赴各邊上納糧草不呼而集不輓而積此濟邊之

至要也興修水利使大小溪河川澗之水或瀦而止或引而分皆可以為田疇灌溉之益此足民之大本也臣見近時監察御史周相聞人銓各極言　祖宗鹽法之利不可不興最為詳悉臣不敢贅言外謹以水利一事詳為　皇上陳之在昔成周盛時田以井授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無非為水利計耳是故以瀦蓄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其詳於水也如此誠以水也者田之所賴以為田者也苟不盡力乎溝洫而徒責效於雨仰救於天欲田之常稔胡可得耶自秦用商鞅廢井田開阡陌而溝洫之制隨以亡

矣輔臣丘濬有云井田之制雖不可行溝洫之制則不可廢此確論也夫秦雖廢溝洫而後人因川澤之勢興灌溉之利亦往往有之如秦鄭國開涇水自中山抵瓠口為渠用以注填關之水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名曰鄭國渠此其迹固在今可訪而行之者也如蒙乞 勅陜西及延綏甘肅寧夏各巡撫都御史各嚴督所屬司府州縣衛所各該掌印管糧管屯等官務各躬親循行郊野相視地宜某川之水可導某山之水可疏其導之也或為溝或為洫必因水勢之大小其疏之也或蓄或遂或為瀦必因地勢之高下或為防以止水

或爲澮以瀉水或當爲陂或當爲堰考古人已行於
昔者而施之於今求古人已行於彼者而爲之於此
歲積月累不責效於旦夕躬閲熟視不取信於簿書
因時制宜不膠執於一定夫如是則三年之後必有
成效而民之饑者可食困者可蘇矣抑不獨陝西然
也魏史起爲鄴令引漳水溉鄴民歌之曰鄴有賢令
兮爲史公決漳水兮溉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李
冰爲蜀守壅江水作堋穿二江以通舟船因以灌溉
諸郡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爲陸海漢召信臣爲南陽
太守于穰縣南造鉗盧陂用廣灌溉歲增多至二萬
頃人得其利及後漢杜詩爲守復修其業時歌之曰

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宋臨津令黄懋上書請於河凡諸州作水利田自言閩人闇地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工力今河北陂塘甚多引水灌田省功易就乃以何承矩為屯田使懋充判官於凡河北諸州水所積處大墾田於雄莫霸等州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定水灌溉民賴其利凡此皆古人已行之迹載之史冊可考而知者也今河南山東山西四川湖廣江西浙江南北直隸各間有水旱而順天河間真保定等府又有水患如蒙乞 勅各該巡撫都御史務要一體訪求前項古人已行之迹着實舉行嚴督所屬司府州縣衛所官員一一躬親履閱隨其便宜勇力興修

毋阻於浮議毋泥於已見必使山川原野之間有溝以導水無壅遏之患有防以止水無決壞之憂有瀦以蓄水無散逸之虞如此則旱不能爲災潦不能爲害而民之生可聊矣仰惟　朝廷設立撫臣其大要惟在於衛民生重民命扶顛持危禦災捍患故撫臣以撫名必如父母之撫其子而後可以稱其名也欲如父母之撫其子亦安得坐視其饑而不思所以救之乎夫水利不修則旱潦無備旱潦無備則五穀不登五穀不登則生養不遂生養不遂則其饑可立待矣是故修水利以備旱潦此撫臣衛民生重民命之大節也若其瑣瑣之務何足爲有無撫臣舍此不圖

乃至於請給　內帑請蠲賦稅豈撫臣之宜有哉臣
又聞唐虞三代之時皆建都西北未嘗仰給東南而
春秋之世如山東山西陝西河南等處皆為列國之
地當其時干戈俶擾一國之賦自足以供一國之用
未嘗取給於他邦良以溝洫之制尚存故旱潦有備
而國用自充耳夫今之山川即古之山川今之土地
即古之土地今之民物即古之民物豈有古人可行
而今人不可行者耶在天有適然不可期之數在我
有卓然不可廢之備是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
之宜而撫臣之職盡矣臣欲候　命下移咨各該巡
按都御史遵奉查照施行臣不勝懇切祈望之至

論治河理漕疏

黃綰

臣伏蒙　召命道經豐徐竊見黃河為災傷民敗漕甚非細故敢究致災治漕之詳以聞臣按黃河發源吐蕃朶耳思西鄙名星宿海經流萬餘里其水本清浸近中國漸變黃濁三代以前惟有漲溢自漢以來始多決河盖河高湍悍壺口上山源相夾猶在澗中地雖高下未至壁絕水雖並入未至甚多勢雖奔流未至衝擊猶夫河也壺口以下受水始多龍門壁絕砥柱橫流懸水迅湍始成衝擊地夷土脆易得為患昔禹導河至大伾壯流分為九河至碣石入海經史所載皆不言導此之故也臣考堪輿之說凡兩山相

夾中必有水一水中流兩必有山南條與中條相夾長江是也中條與北條相夾黃河是也兩山相夾其間地勢必兩高中低自爲水道就而導之水趨無散故無決河之患惟流久積壅但有漲溢而已及禹疏治幾八百年並無水災至周定王時方云河徙砱礫此後又數百年不聞爲災迨至戰國阡陌開溝洫廢平陸之土漸不可田建國都者無所仰給不免作渠灌田通漕致運作渠灌田者必引水自高方能跨原阜以成其利通漕致運者必從旁穿決方能灌河渠以足其用況砥柱以下始多衝擊蚌衝擊則崩頹水衝擊則湍漩崩頹者多故亦益黃濁多泥凡經河流

無不淤泥日積淤泥積於下河流升於上不爲唯
何以障之今洛陽河隄高於汴城豈一朝夕之故猶
以盤盂盛水稍動則水溢几案故自漢以來始多決
河之患或者不知每歸天數豈不謬哉武帝因瓠子
決久不息然後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梁楚之地
寧未幾復決館陶此後歷代決塞不常不可殫舉至
隋煬帝開通濟渠自板渚引河入汴河始入淮今黄
河只金龍口至安平鎮一支或時北流其餘不入漕
河則入汴河皆合淮入海矣今則跨中條而南乃在
山阜之上爲河南山東兩直隷交界處地勢西南高
東北下水性趨下汚下之地皆易墊没故自昔潰決

必在東北而不在西南也今豐沛徐淮之水則自汴河滲流所致遂為豐沛徐淮劇患陰雨浹旬千里為沼室廬乃魚鼈之藪穀土皆洪波之壑人物蕭條生意索然久將若何民患固當軫念况豐沛徐淮南北之中　國家喉襟尤當慮者憶臣曩歲經沛見小溝上石橋為水衝頹石間有聲淲淲問之曰黃河滲流未幾復過小溝已成巨川臣時逆知必有今日之患蓋彭城諸山發跡嵩山至于西南轉之東北而至泰山焉陵蒙羽諸山又從泰山發跡自東轉西至於淮口以逆水勢水小則循呂梁出清口入淮大則河不能容水為山阻泛濫原野為豐沛徐淮患勢必然也

若不疏導別行害無已時今欲治之非順其性不可夫川瀆有常流地形有定體非得其自然不足以順其性必於兖冀之間尋自然兩高中低之形即中條北條交合之處於此浚道使返北流至直沽入海而水由地中行如此治河則可永免河下諸路生民墊溺之患且免河防夫役之苦雖不求禹跡即禹跡也務求禹跡恐積淤日久反成高陸若泥聽輿籍人言必為所誤前代欲復舊跡終不可復者此也况九河既淪小海碣石已入海中今云九河臆度非真矣或欲自渦河疏導入淮稍殺豐徐之患是亦權救之說但泗州鳳陽 祖陵 皇陵所在國家基本又須廻

避拱抱不可逼衝反跳或致傷犯厥害非細若沛濟既去漕河必淤又為漕舟之慮欲預自沛縣及呂梁至淮多造滚江龍鐵齒濬川杷之類於上流往來拖之泥沙必隨水而去弗俟水落淤成然後開浚工費萬倍或謂黃河雖為豐沛徐淮患亦為漕河之助殊不知漕河源皆發自山東不必資於黃河夫南旺馬踏樊村安山諸湖本山東諸泉鍾會於此然後分為漕河今為漕者惟知封浚泉源為急而不知南旺馬踏[illegible]湖積沙淤塞隄岸頹廢蓄水不多之為害也若能疏浚南旺諸湖修緝隄岸便引他泉別流者而總蓄之漕河不患其竭矣又見南旺馬踏湖隄之外西

南去名孫村湖長溝陂馬房屯等處南至鈎兒口北至安山等處一帶地形下濕較之湖水反低即禹貢所謂巨野宋時所謂梁山泊是也民之樹蓺遇水即淹恃隄為障欲就此瀦蓄為湖并將漕河改經於此可免濟寧高源淺澁之難且自鈎兒口入谷亭自谷亭至安平路亦不遠為力頗易蓋濟寧地從東北來故地形東北高西南下因其下者為湖水有歸宿潦不至溢旱不至乾如高郵邵伯諸湖源流未必多於山東諸泉但鍾聚得所水自多也如此為漕則可耐久而無弊矣抑自漢唐宋京師粟皆仰給東南漢唐都關中其漕泝江淮河渭入宋都洛陽其漕泝江淮

汴洛入皆因自然之勢微濟人力惟元都燕始引山東諸泉脉為此道名曰會通河與海道兼運河在高原之上南北峻阪水勢高下無停瀦之所惟仗諸閘節蓄方可行舟一日風塵梗塞諸閘不守舟不可行故元末漕河圮廢海運不通京師乏食無可柰何至乞哀叛逆斗米銀六兩勳戚權貴皆為餓殍闔我太祖皇帝大兵南來略無鬬志惟開北門遯之沙漠而已今 國家自 太宗皇帝建都於燕即元故地命尚書宋禮等修理會通河罷海運兼鑿廣深倍於昔時立法備守已非昔比似可無慮然明者常憂於未形智者常謀於無事猶不免意外之憂或以海運

一道當預修後設官置防分撥漕船導引商賈稍開熟路未必無焉且泝淮入汴至於汝衛支河壯流可以入都當相度疏治分撥各近漕船就便往來廣通運道以備不虞實爲　國家至計臣愚偶爾有見區區寸誠不能自已亦猶杞人漆室之憂伏惟　陛下明燭幽微念惟永圖　勅令該部議行督運管河都御史郎中管泉閘主事及河南等處河害相關地方詢究可否萬一有取酌時緩急施行臣實不勝惓惓忠慮之至